



L.A.

私欲

〔美〕 芭芭拉·泰勒 著
霍文翔 张玉婷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胡 焰

封面设计:陈建华

版面设计:史晓燕

书 名 私欲

定 价:4.30元

作 者 (美)芭芭拉·泰勒 ISBN7-5411-0905-3/I·835

译 者 霍文翔 张玉婷

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数 1—2,000册

印张 11

插页 1

字数238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序 幕

(一九七八年)

“归来时，她像一个流浪者”

——威廉·莎士比亚

“我当时回来，并没有人强迫，只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如今却想远走高飞，乘船躲到那个湮没无闻、世人遗忘的角落，让浩瀚的大海把我和这块土地分开，纵然是前途未卜。”

她心乱如麻，反复掂量了几小时，才理出些头绪。那双搁在膝上纤细无力的手突然猛烈地攥在一起，骨节顶绷着细嫩的肌肤清晰可见。尽管这一切显示着内心痛苦加剧，但她面部却毫无表情。阴晦的晨空下，她恍如一尊戴着苍白面具的石雕坐像，只有那坚毅倔强的目光直视着眼前太平洋的万顷波涛。

加利弗尼亚南部，十二月的气候寒冷，白日阴沉晦暗，碧玉般的大海冷漠无情，朝霞夹着寒气侵入风衣，直透肌

骨，水珠沾满前额、脖颈和双乳间，令她颤栗，几乎冻成冰柱。她骤然起身，双手插进衣袋，低头快步地顶着寒风向长长的桑塔·莫尼卡码头走去。

码头上空空荡荡，杳无人迹，一片凄凉。

她在码头尽头停住脚步，倾身斜靠着栏杆。此刻，狂风呼啸，滔天巨浪翻卷，直扑堤岸。她再次将冷峻的目光投向波涛汹涌的大海，投向灰濛濛的天空，只见一艘巨轮像儿童玩具般在浩淼无垠的波峰浪谷间忽隐忽现，在广阔的大自然中，它只不过如一个小小的玩物。

“我们就像那艘船”，她想，“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能为力，乃至自相矛盾。然而，我们中真有人懂得妄自尊大正好暴露出我们的愚昧无知吗？”她不禁冷冷一笑，“我们总以为自己天下第一，可以长生不老，可以摆脱自然规律的制约，可是事实却大谬不然——归根结底，自然规律乃是唯一无法抗拒的法则。”

她厌倦地叹了一口气。甚至当初打定主意时，她就知道回来之举不妥，既冲动又危险。此刻——距那时才短短几周吗？她用前所未有的冷静剖析着自己，结果惊奇地发现当时的预感应验了，结局果真如此。她现在必须仔细琢磨、谨慎行事。

“我要乘船去到那不为人知的地方”，她默默地打定主意，紧张的心情开始缓解，一道光划过她的脑际，她似乎若有所悟：这就是结局吗？这就是她所苦恼的根由吗？由于内心固有的追求刺激和接受挑战的性格，一种未知的永恒的东西一直引诱她不断地追寻。而今一切都成为过去，她告诫自己，她现在必须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

忽然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向她袭来，恰如一股突发的漩

流要将她拖向深渊。她抓紧栏杆，脑海中又泛起另一个问题：如果留下来，会冒极大的风险，会面临失去多年追求的一切的危险。走也许好得多，要走就得立刻动身。就在今天，在主意改变之前。这样做并不难，不过是订一张她愿去之处的机票就成。她双眼紧跟着渐渐消失在海空、变成一个小点的轮船。它驶向何方？横滨？悉尼？香港还是卡萨布兰卡？也许终点是开罗或伊斯坦布尔或者马赛。何去何从，这不要紧，也不会有人注意，如果今天就出发，人不知鬼不觉，十分安全。

消失在世人遗忘的角落，意味着把过去在这片土地上苦苦追求所得到的一切付之东流。这个想法突然唤醒她内心深处的自觉意识：她舍不得抛弃终生追求的戏剧艺术啊！可是……她再次犹豫不决，矛盾使她心里失去平衡，进退维谷。逃避难道不算是幼稚之举吗？她扪心自问，可事实却迫使她不得不做出这种抉择。

有个声音在她心灵深处轻轻呼唤：往后的日子你将在后悔中度过；你应该记得你自己曾一度精神失常！

她又一次叹了口气，闭上双眼，思绪的骏马狂奔着，她反复思考着每一步行动的后果。

雷声在厚厚的黑云后面轰鸣，浓云翻滚，眼看暴风雨即将来临，但她仍沉浸在自己的内心斗争中，全神贯注，以求得一个最佳方案。忘记了时间、气候，忘记了周围一切。终于，她刹住思绪的骏马，回到了这个严酷的现实：时不我待，不能再犹豫不决了。她打定主意留下不走了，尽管心中尚有疑虑和不安存在。她必须这么做，无论代价有多大，她都决不再改变主意。是的，只有留下才能拯救自己。绷紧的

双唇开始松弛，僵直的身子渐渐舒缓过来，几小时前的优柔寡断已不复存在。

雨点大滴大滴地下起来，打在她的脸上手上。她睁开双眼，盯着自己仍紧紧抓着栏杆的双手，雨珠不断地打在上面。“就像我的眼泪，”她自言自语道，接着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声音高亢，充满欢快。“不再会有眼泪了，该哀悼的已哀悼过了，你真傻，凯特，”她对自己柔声说道。凯特这个名字是尼克给她取的，来源于威尔士·凯特琳家族的姓。他说她具有凯尔特式的心灵，富有诗意、神秘感和热情。

她挺直上身，头朝后扬，高傲而自信，眼中不再有暗淡模糊的目光，不再有犹豫恐惧的神色而迸发出明亮的光辉。再过几天，她将信心百倍地到雷文斯伍德去——那里将是她迈向未名目的地的第一站，成为她新生活的开端。然而，也许成为她宁静生活的终点。

第一部

(一九七九年)

“获得幸福要经过长期奋斗，而摆脱痛苦则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科利特

二

弗朗西斯卡·埃弗里多年都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而后悔过。因为那无济于事，只会浪费时间削弱自己的意志。

此时当她刚把钥匙插进公寓前门的锁眼，迈入寂静阴森的走廊的时候，立刻为自己没有丈夫的陪同而感到孤独，对自己回到纽约而后悔不已。沉重的大门砰地一声关上，她大吃一惊，犹豫不决是否该进去，从未有过的陌生感打破了心的平衡，她一时竟不知所措。哈里森反对她先回弗吉利亚，她一意孤行，原因在于刚当选为慈善协会主席，十天前，该协会秘书从弗吉利亚打电话来说今年准备在埃弗里·费希尔宫举办夏季音乐会，原计划出现意料不到的难题，在临时召

开的紧急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她才有能力、有关系使音乐会届时顺利开展，筹集音乐会的资金非她莫属，一切得由她承头操办。

虽然哈里森不置一词，弗朗西斯卡清楚他心里不以为然。多年的外交生涯，练就了他用巧妙的暗示，模棱两可的语言表态的特殊本领。

弗朗西斯卡有气无力地摸向电灯开关。顿时巨大枝形的法国古典豪华吊灯银辉四泻，玲珑剔透的悬垂珠片晶莹璀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墙壁十分醒目，她不由一阵头晕目眩。堂皇的室内陈设令人眼花缭乱。楼梯拐角墙上挂着浮雕，装饰壁挂和罗丹的泥塑女孩胸像；壁橱内有各式塞夫勒花瓶、中国明朝陶瓷瓶，其中插满了娇艳欲滴的黄玫瑰。弗朗西斯卡身处冷寂的公寓大厅，不禁怀念起夏日缤纷的花园。

她定定神，从容不迫朝书房走去，高跟鞋轻脆地敲击着冰冷的大理石地面，回响起刺耳的金属咯咯声，四周显得愈发静寂。

一跨进书房门，弗朗西斯卡脸上顿时漾起喜色，书房一如大厅富丽堂皇却并不咄咄逼人。英国古董，舒适的沙发、桌椅全蒙着精美的印花布，房内唯一的光源便是熊熊的壁炉火光和屋脚几盏柔和的小灯，充满着温馨宁谧的家庭气氛。她坐下来放松自己，信手翻拣书桌上的信函。

哥哥金从约克郡寄来的情绪低落的信扰乱了她的心，弗朗西斯卡紧锁双眉仰望天花板，清亮柔和的琥珀色瞳仁刹时暗淡下来。

“他难道永远不能从打击中振作起来吗？”弗朗西斯卡

叹道，她认定破碎的心灵是罗曼蒂克的梦幻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结果，人们应该拾起绝望的碎片，仔细拼凑恢复正常生活，耐心等待时光带走痛苦，靠着这个信念，她走到了今天。但直觉告诉她这对金无济于事，什么也劝阻不了金无休止地思念给了他欢乐、痛苦的魔鬼——凯莎琳。

弗朗西斯卡突然想起四点左右要接待《现在》杂志记者埃思特尔·摩根，叹口气暂时丢开金。她走向落地窗，拉开窗帘，不动声色地把目光从第5号大街扫向中央公园。

元月，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薄霜在光滑的玻璃上绘出无数精巧可爱的图案，宛如闪烁的钻石、星星和光环。透过它们，公园景致若隐若现，变幻莫测。几天的鹅毛大雪淹没了宽阔的河床、铁路。枯瘦的黑色树枝披霜挂玉，极目天地银装素裹，与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融成一幅海潮定格般的壮观景象。弗兰西斯卡不由联想起童年家乡约克郡的丘陵原野……

弗朗西斯卡翘起嘴皱起眉心，决定事一办完立刻赶回丈夫哈里森身边，耐心劝说他休整一段时间，同时邀请金来纽约散散心。一年前哈里森从外交部退休后似乎比当大使更加忙碌，作为美国一流的老牌政治家，总统外交事务顾问，身边总是政客如云，议员和内阁成员络绎不绝。可他年事渐高，又发作了两次心脏病。弗朗西斯卡不得不像只警觉的鹰时刻敦促他放慢工作节奏，无奈哈里森往往一埋头办事便将她的忠告忘得一干二净，从激烈繁杂的政治策划中享受到极大的快乐。

她果断地走出书房，上楼更衣，同时盘算着如何应付缠人的记者埃思特尔。几周之后她才醒悟自己跨进大门时的懊

恼实则是大难临头的直觉预兆，从此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颠倒，永远回不到原来的轨道上去。

三

埃思特尔·摩根提前上路去见弗朗西斯卡，出租车开到距弗朗西斯卡公寓几个街区的第74号大街时，她决定走着去，付完车费后她跳下车，呼吸着午后清新的空气。中午雪突然停了，太阳挣扎着给青白的苍天投去几丝惨淡的微光。

她拐进第5号大街，朝建筑宏伟，结构美观的埃弗里公寓走去，脸上挂着洋洋自得的笑容。貂皮大衣穿得恰到好处，阔佬们的公寓大楼守门人十有八九是势利眼，狐假虎威，以貌取人，她必须杜绝任何白眼和草率打发她的事发生。

当初埃思特尔穿衣服时有些犹豫不决，担心漫天大雪淋湿大衣，考虑再三，认为貂皮大衣比雨衣合适，况且可以搭出租车。眼下，这身装束让她自觉潇洒，信心倍增。埃思特尔着意挑了件红内衣，与款式新的黑色齐膝统靴相配，挎上奇形怪状的黑提包，照著名的意大利时装款式打扮停当，透过镜子端详自己时，禁不住沾沾自喜，不住点头，她对自身的魅力向来自信，她如今成了声名卓著的国际记者，多年的经验告诉她不能指望空泛虚无的外表带来成功。

在第79号街口等交通灯转换时，她看表上指针差几分到四点，她从不强调事事准确，却记得弗朗西斯卡这条母狗惜时如金，容不得拖延误点。她先通报了姓名，获许后被引入第81号街的公寓大楼。

在门厅，一位显然是仆人的黑人中年妇女接过貂皮大衣，小心翼翼放在椅子上，带她穿过大厅。从事记者生涯数十年，出入数不清的富豪显贵之家，记不得谁家象埃弗里大厅琳琅满目的摆设更引人入胜了，上帝！半个凡尔赛宫都给搬来了，她睁圆双眼，默不作声地跟在仆人后面。

埃思特尔走进书房，仆人冲她冷冷一笑：“我禀告夫人您来了。”埃思特尔低声冲离去的仆人说了句谢谢。

她走近房间深处的壁炉，双脚深深踏进了古代中国丝绒地毯，好奇地打量四周，目不转睛盯着镶嵌在高雅平滑墙上的古典油画，不由自主凑上前去。她对古典画没有研究，但从旁人口中听说不少，认识的画也不少，所以她几乎立刻断定眼前的画非同寻常，赝品登不了大雅之堂，极易辨别出是后印象派杰作，对面墙上那幅无疑出自梵高之手，她信步走上去，当找到画家签名时不禁为自己的鉴赏力大喜过望，她快速扫过其它的画，有塞拉、塞尚、高更等。

一会儿门开了，弗朗西斯卡·埃弗里站在门口，明亮的双眼炯炯有神，平静的脸上露出亲切的微笑，“埃思特尔！”她边喊边迈着天生高雅的步子走上前来，蹬着高跟鞋，身姿斐然，优雅完美的脚踝和修长的大腿深深吸引着埃思特尔的目光。

弗朗西斯卡走近壁炉，埃思特尔注意到这位英国女士玫瑰色的脸上光润细腻，满头金发一如过去丰泽滑亮，瀑布般泻下肩头，随心所欲、自然天成的发式凭添了几分少女气质，埃思特尔心中又惊又酸。

“让你久等了，请原谅。”弗朗西斯卡优雅地道歉，“我没有失约吧，再见到你真高兴。”她径直走近埃思特尔

眼前停住脚，主动伸出手。

记者愣了片刻，随即泛起愉快的笑容，笨拙地紧紧握住弗朗西斯卡细长冰凉的手，“我刚到几分钟，亲爱的，特别在这间可爱的书房中等候更不介意。你真有雅兴。”弗朗西斯卡缩回手，讨厌埃思特尔总改不掉令人做呕的阿谀奉承的老毛病，但弗朗西斯卡不愿小题大作。她离开壁炉轻声说：

“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咱们最好到那边舒舒服服坐下谈。”她指着靠墙放在高更的《塔希堤女孩》油画下的沙发。埃思特尔走过去坐下，摆弄了几次姿势后转向弗朗西斯卡：“亲爱的，时隔数年又见面了，我非常高兴，真是恍若隔世。”

“怎么会呢？”弗朗西斯卡冷冷一笑：“不过五年光景，我想最后见面在蒙特卡洛，对吧？”

“不错，就在公爵夫人举办的宴会上，她不愧是位出众的女人，雷尼尔也相当迷人，我很喜欢她俩。”埃思特尔滔滔不绝地卖弄起来。

弗朗西斯卡十分惊讶她信口雌黄编造与格里马蒂斯相熟的举动，天方夜谭，埃思特尔不可能认识摩洛哥王子和公主，更谈不上英国女王，继续谈下去只会让埃思特尔难堪，她立即转移话题：“来点什么？茶、咖啡，还是酒？”

埃思特尔大失所望，心头火起，“茶吧，谢谢，”她尽量压下恼怒，掩藏起失去炫耀身份的不快又说：“请加点柠檬，糖少些，我必须保持身段。”

“主随客便，”弗朗西斯卡说：“我去吩咐瓦尔沏茶回头就抓紧时间采访。”她边说边匆匆走出门，发愁怎么同埃思特尔打发以后的时光。

埃思特尔眯起眼目送弗朗西斯卡走开，眼光离不开她赛马般修长结实的腿，她走路一直轻盈如飞，从容不迫，是什么使她青春长驻的？今年她至少有四十二岁，看上去少说年轻十岁。

很快，弗朗西斯卡转了回来，打断了埃思特尔的思绪，“瓦尔早烧开水了”她微笑着解释，放上一套乔治时期的银茶具，沏好茶后坐到咖啡桌对面，“上次见你时，以为你在某报社工作，什么时候改为《现在》杂志撰稿了？”

“不下三年，准确地说我是专栏作家，”埃思特尔自负地笑道。

“不简单，埃思特尔，这一定是件举足轻重的工作，就是太紧张。”

“千真万确，我喜欢刺激的生活，坐飞机周游全球，下榻高级旅馆，遍访名人雅士，太够味了。”她自鸣得意瞎扯一气，“我手下有相当一批职员，但是诸如跨国采访的重要报道都由我亲自出马。”

弗朗西斯卡心想至少她还诚实，脱口而出：“你挺爽快。”

“区区工作方法而已，”埃思特尔说着伸手进挎包取出小型录音机，放在两人桌前的托盘里，“你不介意我用它吧？”

“当然，请便吧，我来谈谈有关慈善事业方面的事，既然咱们采访的目的是它，我想你一定指望……”

“这些事以后谈，”埃思特尔粗暴地打断谈话，乘弗朗西斯卡住口时抢白道：“首先希望你谈谈自己，生活方式、业余兴趣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我采访的对象是你而不是协

会，读者对私生活感兴趣。”她扫一眼弗朗西斯卡，一副挑战的神态。

“明白了，”弗朗西斯卡平静地回答，责怪自己多此一举，自寻麻烦，她清楚不能贸然拒绝，埃思特尔性情急躁，没有自知之明，权当为工作接待罢了。

弗朗西斯卡灵活地欠身从桌上镶金边的玛瑙盒中取出香烟点燃，坐回沙发耐心等埃思特尔摆弄完录音机，揣摸她此刻复杂的心境。记者穿了套自认时髦的衣服，昂贵的鲜红色羊毛衫配上红润的脸，火样的头发让人胆颤心惊，弗朗西斯卡明知她肤色历来红润，但总不免觉得是饮酒过度造成的，脸上皱纹又深又密。

弗朗西斯卡继续抽着烟，突而责怪自己太矜持，应该为她遗憾。想起她们伦敦初识时都是青春年少，流逝的岁月似乎对她无情。弗朗西斯卡不由自主同情起她来，可怜的埃思特尔，她的生活实际还不及她显露出的一半富裕，埃思特尔曾是位出色的撰稿人，早些年一直才华横溢，却一直未实现当小说家的愿望，原因很明显：误入歧途！我有什么权利评论埃思特尔？每个人都走自己的生活之路，实现自己的夙愿，她讨厌扮演上帝，品头论足的人，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染上这种恶习。

“噢、准备妥当，”埃思特尔如释重负，坐进沙发松了口气。

采访开始：弗朗西斯卡上哪买服装？喜欢法国还是美国设计师？经常从事哪类娱乐？爱举办大型聚会还是小型家宴？怎样自如应付纽约、弗吉利亚和巴巴多斯的家？雇多少仆人？愿意自己装饰房间吗？业余爱好？当外国大使夫人的

滋味怎样？哈里森热爱总统顾问的角色吗？健康状况？她常进白宫吗？喜欢美国还是英国生活？哈里森的喜恶？……

弗朗西斯卡只觉得提问没完没了，她耐着性子逐一诚实地回答，中途不断停下来倒茶点烟。她渐渐有些心烦，这十足是在调查自己的私生活，问题的实质是一步步逼近自己的生活中心，与当初约见时定下的条件相左，尤其可恼的在于埃思特尔绝口不提慈善协会的事，弗朗西斯卡最后只好机智地搪塞过去。

“你认为特迪·肯尼迪会参加1980年的总统竞选吗？”

弗朗西斯卡现出惊讶的神色，“我从不过问政治，还是留给哈里森回答吧。”

“你肯定有自己的观点，我在采访你，不是你丈夫，弗朗西斯卡，说吧，都知道你是著名的开放女性。他会吗？”

“你必须尊重我的意愿；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谈政治。”

“那好，就谈谈你的事业，最近不见新作问世是因为《爱德华和玫瑰战争》没收到预期效果吗？我读过一些书评，实在为你愤愤不平，我看不出有什么枯燥冗长的内容。”

弗朗西斯卡警觉起来，直视埃思特尔，怀疑对方不怀好意，却见她沉静自若，也许她没意识到话中的煽动性，弗朗西斯卡暗笑自己的天真幼稚，这无疑是埃思特尔的新花样，使用激将法惹火对方，或提出出其不意的问题，在措手不及中获得意外的好材料，她决不上当，只要记者还坐在录音机旁就不会停止提问，必须巧妙应付才不致陷入困窘而失态。

“事实并不都糟糕，我自己就读过很精彩的书评。”她心平气和地说：“出你意料，埃思特尔，书很畅销，精简装一样；你说对了一点，它没有和我的《中国戈登》和《理查三世》一样名登最畅销书榜，”她轻轻耸耸肩，“任何事都有得有失。言归正传，过去几年不写小说的真正原因是没有合适的历史人物，我一直希望再写点东西。”

“我很爱读你的人物传记，有时，我认为你可与安东尼·弗拉塞尔相提并论，有时又认为她更出名，老实说你的确是位不赖的作家。”

话虽委婉动听，弗朗西斯卡没有漏掉其中傲慢的成份，和她虚伪的赞词。“看得出来她讨厌我。”弗朗西斯卡越发提防对方了。

埃思特尔自信善于察言观色，却没有注意已采访了很长时间，“亲爱的，磁带快完了，得换一面。”

几乎六点。窗外夜幕徐徐降临，可谈话连举办音乐会的主题还没沾边，虽然弗朗西斯卡从小养成了礼貌待客的性格，此刻却按捺不住焦躁，她恼怒地噘起嘴，告诫自己沉住气等埃思特尔转移话题，不然整个下午的努力就泡汤了。

弗朗西斯卡不乐意地问：“想来杯酒吗？埃思特尔，我想该给自己来杯烈酒，你喜欢哪类？”她抬手指着角落处靠墙的蜗形酒架，上面放着许多酒和玻璃酒具。

“噢……！好极了，亲爱的，我也来杯烈酒。”

弗朗西斯卡点头，端起茶盘轻盈地走入厨房，几分钟后，她提着冰镇酒瓶的银桶走近酒架，倒了二杯转回埃思特尔身边，觉得自己的忍耐已到了极限。

“上帝！”埃思特尔狂喜，“我酷爱好酒，有几次巴黎

之行，都快让酒泡胀了。这是什么酒，味道不错。”

“普利·弗里斯。”弗朗西斯卡强装笑脸。刚才在厨房时就下决心稳住情绪，不失礼仪地尽快结束采访，想想着，她公事公办地开口打断对方的喋喋不休：“我必须同你谈谈慈善事业的事，埃思特尔，时候不早了，我还要参加晚宴，你的时间也挺宝贵。”

“我还有好些问题要……”

“行了，埃思特尔，公平些吧，”弗朗西斯卡坚定地打岔道：“我已给了你两小时，当初同意采访的宗旨是想到你的报道对音乐会有利，照惯例，我从不接受类似采访，很讨厌报刊登载私事，避之如瘟疫。”

埃思特尔举到唇边的酒杯又放下了，直视弗朗西斯卡，“不喜欢公开你的生活？专栏新闻从没断过你的情况。”

“我无法阻止他们的报道，但发誓不是心甘情愿，好了，咱们别离题太远。”她瞄了眼手表，“恐怕得结束采访了。”

“当然，”埃思特尔友好地说：“弗朗西斯卡，就谈谈你们的慈善事业吧，我洗耳恭听。”

言归正传，弗朗西斯卡如释重负，口齿伶俐，有条有理地谈了一刻钟有关邀请众多知名歌星参加的音乐会筹备情况，最后总结说：“事情就这样，再强调一句，这是项值得奋斗的事业，你为我们宣传，自当感激不尽。”

“没问题，我会大张旗鼓地吹捧慈善事业，写在文章上半部。”埃思特尔清清嗓子补充说：“下周想请摄影师来给你拍张近照，时间不限，你订个日期好吗？”

“天啊！”弗朗西斯卡掐指计算，不情愿地说：“真出